

二刻拍案驚奇

三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詩云

曾聞陰德可回天，古往今來效灼然。
奉勸世人行好事，到頭元是自周全。

話說湖州府安吉州地浦灘有一居民家道貧窘，因欠官糧銀二兩，監禁在獄家中止有一妻，抱着一個一週未滿的小兒子，度日別無門路可救，欄中畜養一豬，算計賣與客人，得價還官，因性急銀子要緊，等不得好價，見有人來買，即便成交，婦人家不認得銀子好歹，是個白晃晃的，說是還得官了，客人既去，拿出

看他裝狀
用假銀之
人亦必有
惡報

來與銀匠鎔着錠子，銀匠說：「這是些假銀，要他怎麼？」
婦人慌問：「有多少呈色在裡頭？」銀匠道：「那里有半毫銀氣，多是鉛銅錫蠟裝成，見火不得的。」婦人着了慌，拿在手中，走回家來，尋思：「一回家中，並無所出，止有此指，指望賣來救夫，今已被人騙去，眼見得丈夫出來不成，這是我仔細上害了他。」心下怎麼過得去，我也不不要這性命了，待尋個自盡，看看小兒子，又不捨得，發個狠道：「罷罷，索性抱了小冤家，同赴水而死，也免得牽挂。」急急奔到河邊來，正待撩下去，恰好一個徽州商人立在那里，見他恹恹接水，一把扯住。

問道清白後生爲何做此短見勾當，婦人拭淚答道：事急無奈，只圖一死，因將救夫賣猪，誤收假銀之說，一一告訴徽商道。既然如此，與小兒子何干？婦人道：沒爺沒娘，少不得一死，不如同死了乾淨。徽商惻然道：所欠官銀幾何？婦人道：二兩。徽商道：能得多少？壞此三條性命，我下處不遠，快隨我來。我捨銀二兩，與你還官罷。婦人轉悲作喜，抱了兒子，隨着徽商行去。不上半里，已到下處。徽商走入房，秤銀二兩出來，遞與婦人道：銀是足紋，正好還官。不要又被別人騙了。婦人千恩萬謝，轉去央个隣舍，同到縣裡納了官銀。

其夫始得放出監來到了家裡問起道那得這銀子
還官救我婦人將前情述了一遍說道若非遇此恩
人不要說你不得出來我母子兩人已作黃泉之鬼
了其夫半喜半疑喜的是得銀解救全了三命疑的
是婦人家沒志行敢怕獨自個一時喉極了做下了
些不伶俐勾當方得這項銀子也不可不知不然怎生
有此等好人直如此湊巧口中不說破他心生一計
道要見明白湏得如此如此問婦人道你可認得那
恩人的住處麼婦人道隨他去秤銀的怎不認得其
夫道既如此我與你不可不去謝他一謝婦人道正

該如此。今日安息了。明日全去。其夫道等不得明日。今夜就去。婦人道爲何不要白日裡去。到要夜間。其夫道我自育主意。你不要管我。婦人不好拘得。只得點着燈。同其夫走到徽商下處門首。此時已是黃昏時候。人多歇息寂靜了。其夫叫嬾人扣門。婦人道我是女人。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門戶。其夫道我正要黑夜試他的心事。婦人心下曉得丈夫有疑了。想道。一個有恩義的人。到如此猜他。也不當人子。却是恐怕丈夫生疑。只得出聲高叫。徽商在睡夢間聽得是婦女聲音。問道。你是何人。却來叫我。婦人道。我是前日

投水的婦人，因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獄，故此特來踵門叩謝。看官，你道徽商此時若是个不老成的，聽見一个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俚俏綽趣的話，鬧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場沒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頭，多弄脏了，不想這個朝奉煞是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况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纔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婦人乃答道：吾夫同在此相謝，徽商聽見其夫同來，只得披衣下床。

要來開門，走得幾步，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連門外
多震得動，徽商慌了，自不必說。夫婦兩人多喫了一
驚，徽商忙叫小二掌火來看，只見一張臥床壓得四
脚多折，滿床盡是磚頭泥土。元來那一垛牆走了一
向床遮着，不覺得。此時偶然將下來，若有人在床
時，便是銅筋鉄骨也壓死了。徽商看了，伸了舌頭出
來，一時縮不進去，就叫小二開門，見了夫婦二人，反
謝道：若非賢夫婦相叫起身，幾乎一命難存。夫婦兩
人看見牆塌床倒也，自大加驚異道：此乃恩人洪福
齊天，大難得免，莫非恩人陰德之報。兩相稱謝。徽商

雷夫婦茶話少時珍重而別只此一件可見商人二兩銀子救了母子兩命到底因他來謝脫了牆壓之厄仍舊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于報德處所以古人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小子起初說到頭元是自周全並非誑語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个周全他人仍舊周全了自己一段長話作个正文有詩爲証

有女顏如玉

酬德詎能足

遇彼素心人

清操同秉燭

蘭蕙保幽芳

移來貯金屋

容臺粉署郎

一朝昇掾屬

聖明重義人

報施同轉轂

這段話文出在弘治年間直隸太倉州地方。州中有一个吏典姓顧名芳，平日迎送官府出城，專在城外一个賣餅的江家做下處歇脚。那江老兒名溶，是个老實忠厚的人，生意儘好，家道將就過得。看見顧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个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每遇他到家，便以提控呼之，待如上賓。江家有个嬌嬌生，得个女兒名喚愛娘，年方十七歲，容貌非凡。顧吏典家裏也自有妻子，便與江家內裡通往。

來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常言道：一家飽暖千家怨。江老雖不怎的富，別人看見他生意從容，衣食不缺，便傳說了千金幾百金家事，有那等眼光淺，心不足，的目中就着不得，不繇得不妬忌起來。忽一日江老正在家裡做活，只見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將進來，喝道：拿海賊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江老出來分辯，衆捕一齊動手，一索子纏倒江。嬋嬋與女兒顛不得羞耻，大家啼啼哭哭，嚷將出來，問道：是何事端？說个明白。捕人道：崇明解到海賊，一起有江落名字，是个窩家，還問什麼事端。江老夫妻與女兒叫起撞天屈。

來說道自來不曾出外那里認得什麼海賊却不顧
殺了平人捕人道不官屈不屈到州裡分辨去與我
們無干快些打發我們見官去江老是个鄉子裡人
也不曉得盜情利害也不曉得該怎的打發公差合
家只是一味哭捕人每不見動靜便發起狠來道老
兒奸詐家裡必有贓物我們且搜一搜衆人不官好
歹打進內裡一齊動手險些把地皮多翻了轉來見
了細軟便藏匿了江老夫妻女兒三口殺豬也似的
叫喊搗天倒地價哭捕人每揸拳標手羅武揚威正
在沒擺佈處只見一個人跌將進來喝道爾賊在此

此時要緊

不得無理。衆人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州裡領提控大家住手道：「提控來得正好，我們不要粗魯，但憑提控便是。」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提控救我一救。」提控問道：「怎的起？」捕人拿牌票出來看，却是海賊指扳窩家巡捕衙裡來拿的。提控道：「賊指的事，多出仇口。」此家良善，明是冤屈，你們爲我面上，湏要周全一分。捕人道：「提控在此，誰敢多話？」只要分付我們一面打點見官，便是。提控卽便主張江老支持酒飯魚肉之類，擺了滿桌，任他每狼飡虎噬，喫個盡情。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衆捕人道：「提控分付，我每也不

若是他人
即于此時
埋伏圖
根脚矣

好推辭，也不好較量，且收着，兀百看提控面上，不
難爲他，便了。提控道：「列位別無幫襯處，只求遲帶到
一日，等我先見官人，替他分訴一番，做個道理。然後
投牌，便是列位盛情。」捕人道：「這個當得奉承。」當下江
老隨捕人去了。提控轉身安慰他，母子道：「此事只要
破費，湏有分辨處，不妨大事。」母子啼哭道：「全仗提控
搭救，則個提控道：「且關好店門，安心坐着，我自做道
理去。」出了店門，進城來，一逕到州前來，見捕盜廳官
人道：「顧某有个下處主人江溶，是个良善人戶，今被
海賊所扳，想必是仇家陷害，望乞爺臺爲顧某薄面。」

周全則个捕官道此乃堂上公事我也不好自尊提控道堂上老爺顧某自當稟明只望爺臺這裡帶到時寬他這一番拷究捕官道這個當得奉命須臾知州升堂顧提控覷个堂事空便跪下稟道吏典平日伏侍老爺並不敢有私情冒稟今日有个下虞主人江溶被海賊誣扳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戶必是仇家所陷故此斗胆稟明望老爺天鑒之下超豁無辜若是吏典虛言妄稟罪該萬死知州道盜賊之事非同小可你敢是私下受人買囑替人講解麼提控叩頭道吏典若有此等情弊老爺日後必然知道吏典

書

便五多了

情愿父罪、知州道待我細審也、聽不得你一面之詞、
提控道、老爺細審二字、便是無辜超生之路了、復叩
一頭、走了下來、想道、官人方纔說聽不得一面之詞、
我想人衆則公、明日約同同衙門幾位朋友、大家稟
一聲、必然聽信、是日拉請一般的十數个提控、到酒
館中坐一坐、把前事說了、求衆人明日幫他一說、衆
人平日與顧提控多有往來、無有不依的、次日捕人
已將江溶解到捕廳、捕廳因顧提控面上不動刑法、
竟送到堂上來、正值知州投文、挨牌唱名、點到江溶
名字、顧提控站在旁邊、又跪下來稟道、這江溶即是

小吏典昨日所稟過的，果是良善人戶，中間必有寬情望。老爺詳察知州作色道：你兩次三回替人辨白，莫非受了賄賂，故敢大胆提控叩頭道：老爺當堂明查，若不是小吏典下處主人及有賄賂情弊，打死無怨。只見衆吏典多跪下來稟道：委是領某主人，別無情弊。衆吏典敢百口代保，知州平日也曉得領芳行徑，是個忠直小心的人，心下有幾分信他的。說道：我審時自有道理，便問江溶這夥賊人扳你，你平日曾認得一兩個否？江老兒叩頭道：爺爺小的若認得一個，死也甘心。知州道：他們有人認得你否？江老兒道：

這個小的雖不知想來也未必認得小的，知州道：這
个不難，喚一个皂隸過來教他脫下衣服與江溶穿
了，扮做了皂隸，却叫皂隸穿了江溶衣服，扮做了江
溶，分付道：等強盜執着江溶時，你可替他折證，看他
認得認不得皂隸。依言與江溶更換停當，然後帶出
監犯來。知州問賊首道：江溶是你窩家麼？賊首道：爺
爺正是。知州敲着氣拍，故意問道：江溶怎麼說？這個
皂隸扮的江溶，假着口氣道：爺爺並不干小人之事，
賊首看着江溶，那里曉得不是一口指着道：他住
在城外，倚着賣餅爲名，專一窩着我每贓物，怎生賴

得皂隸道爺爺冤枉小的不曾認得他的賊首道是
生不認得我們長在你家喫餅某處賊若干某處賊
若干多在你家難道忘了知府明知不是假意說道
江溶是窩家不必說了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一手
指着真江溶扮皂隸的道我這個皂隸也叫得江溶
敢怕是他麼賊首把皂隸一看那里認得連喊道爺
爺是賣餅的江溶不是皂隸江溶知州又手指假江
溶道這個賣餅的江溶可是了麼賊首道正是這個
知州冷笑了一聲連敲氣拍兩三下指着賊首道你
這殺剛不盡的奴才自做了反事又受人買囑板橋

良善賊首連喊道：這江溶果是窩家，一些不差。爺爺知州喝叫掌嘴，打了十來下。知州道：還要嘴強，早是我先換過了。試驗虛實，險些兒屈陷平民。這個是我皂隸周才，你却認做了江溶，就信口扳殺他。這個扮皂隸的正是賣餅江溶，你却又不認得。就說道：無干。可知道你受人買囑來害江溶，元不曾認得江溶的麼？賊首低頭無語，只叫小的該死。知州叫江溶與皂隸仍舊換過了衣服，取夾棍來把賊首夾起，要擲出。買他指板的人來，賊首是頑皮賴肉，那里放在心上。任你夾打，只供稱是因見江溶殷實，指望扳賠贓物。

呂文傳不
願知誦者
姓名同見

是實別無指使知州道眼見得是江溶仇家所使難
得可疑今這奴才死不肯招若必求其人他又更信
口誣害反生株連我只釋放了江溶不根究也罷江
溶叩頭道小的也不願曉得害小的的仇人省得中
心不忘冤冤相結知州道果然是个忠厚人提起筆
來把名字注銷喝道江溶無干直趕出去當下江溶
叩頭不止皂隸連喝快走江溶如籠中放出飛鳥歡
天喜地出了衙門衙門裡許多人撮空叫喜擁住了
不放又虧得顧提控走出來把幾句話解散開了衆
人一同江溶走回家來江老兒一進門便喚過妻女

來道、快來拜謝恩人、這番若非提控荅救、險些兒相見不成了、三個人拜做一堆、提控道、自家家裡、應得出力、況且是知州老爺神明做主、與我無干、快不要如此、江嫵嫵便問老兒道、怎生回來得這等撇脫、不曾吃虧麼、江老兒道、兩處俱仗提控先說過了、並不動一些刑法、天字號一場官司、今沒一些干涉、竟自平淨了、江嫵嫵千恩萬謝、提控立起身來道、你們且慢慢細講、我還要到衙門去謝謝官府去、當下提控作別自去了、江老送了出門、回來對嫵嫵說、正是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誰想遭此一場飛車橫禍、若

非提控出力，性命難保。今雖然破費了些東西，幸得太平無事，我每不可忘了恩德。怎生酬報得他，便好。嬾嬾道：我家家事向來不見怎的，只好度日。不知那裡動了人眼，被天殺的暗算，招此非災。前日衆捕人一番擄掠，很如打劫一般，細軟東西盡被抄扎過了。今日有何重物，謝得提控大恩。江老道：便是沒東西難處，就湊得些少，也當不得數。他也未必肯受。怎麼好嬾嬾道：我到有句話商量。女兒年一十七歲，未曾許人。我們這樣人家，就許了人，不過是村莊人戶，不若送與他，做了妾，扳他做個女婿，支持門戶，也免得

外人欺侮，可不好。江老道：「此事到也好，只不知女兒肯不肯。」嬖嬖道：「提控又青年，他家大娘子又賢惠，平日極是與我女兒說得來的，敢伯也情愿，遂喚女兒來，把此意說了。」女兒道：「此乃爹娘要報恩德，女兒何惜此身。」江老道：「雖然如此，提控是個近道理的人，若與他明說，必是不從，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門拜謝，以後就畱下女兒在彼，他便不好推辭得。」嬖嬖道：「言之有理。」當下三人計議已定，拿本曆日來看，來日上市，次日起早把女兒裝扮了。江老夫妻兩個步行，女兒乘着轎，擡進城中，竟到顧家來。提控夫妻接了。

進去問道：何事光降？江老道：老漢承提控活命之恩，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門拜謝。提控夫妻道：有何大事，直得如此？且勞煩小娘子過來一發，不當江老道。老漢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告：老漢前日若是受了非刑，死于獄底，留下妻女，不知流落到甚處。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無恩可報。止有小女愛娘，今年正十七歲，與老妻商議送來，與提控娘子舖床疊被，做個箕帚之妾。提控若不棄嫌，養醜就此俯畱。老漢大妻終身有托。今日是个吉日，一來到此拜謝。二齋齋送小女上門。提控聽罷，正色道：老丈說那里話。傾甚若

惡厚有
心人

做此事，天地不容。提控娘子道：「難得老伯伯乾娘妹
妹一全到此，且請過小飯，有話再說。」提控一面分付
厨下擺飯相待，飲酒中間，江老又把前話提起，出位
拜提控一拜道：「提控若不受老漢之托，老漢死不瞑
目。提控情知江老心切，暗自想道：若不權且應承，此
老必不肯住，又去別尋事端，謝我反多事了。且依着
他言語，我日後自有處置。」飯罷，江老夫妻起身作別，
分付女兒留住道：「你在此伏侍大娘，愛娘含羞忍淚，
應了一聲。」提控道：「休要如此說，別妻且權留小娘子
盤桓幾日，自當送還。」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時門面

惟人心如此愈見不
染之類一

說話兩下心照罷了兩口兒去得提控娘子便請愛
娘到裡面自己房裡坐了又擺出細菓茶品請他分
付走使丫鬟鋪設好了一間小房一床被臥連提控
娘子心裡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趁好
日同宿他本是个大賢惠不撚酸的人又平日喜歡
着愛娘故此是件周全停當只等提控到晚受用正
是

一朵鮮花好護持

芳菲只待賞花時

等閒未動東君意

惜處重將帷幙施

誰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裡來睡了不到愛

娘處去。捉控娘子問道：你爲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莫要忌我。捉控道：他家不幸遭難，我爲平日往來出力救他，今他把女兒謝我，我若貪了女色，是乘人危處，遂我欲心，與那海賊指扳，應捕搶擄，肚腸有何兩樣？傾某雖是小小前程，若壞了行止，永遠不吉。捉控娘子見他說出咒來，知是真心，便道：果然如此，也是你叫好處，只是日間何不力辭脫了，反又留在家中做甚？捉控道：江老兒是老實人，若我不允女兒之事，他又剜肉做瘡，別尋道路謝我，反爲不美。他女兒平日與你相愛，通家姊妹，留下你處住幾日，這却無

真正有心
人不止思
厚

空嚙唾

二引驚言 興 卷一五 四
妨我意欲就此看个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尋下一頭親事成就他終身結果也是好事所以一時不辭他去原非我自家有意也提控娘子道如此却好當夜無詞自此江愛娘只在館家住提控娘子與他如同親姐妹一般甚是看待得好他心中也時常打點提控到他房裡的怎知道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直待他年榮貴後

方知今日不爲差

提控只如常相處並不曾起一毫邪念說一句戲話連愛娘房裡脚也不躡進去一步愛娘初時疑惑後

來也不以爲怪，不提控衙門事多，時常不在家裡，匆匆過了一月有餘，忽一日得閑在家中，對娘子道：「江小娘在家，初意要替他尋個人家，急切裡湊不着巧，而今一月多了，久畱在此也覺不便，不如備下些禮物，送還他家，他家父母必然問起女兒相處情形，他曉得我心事如此，自然不來強我了。」提控娘子道：「說得有理，當下把此意與江愛娘說明了，就備了六個盒盤，又將出珠花四朵，金耳環一雙，送與江愛娘，插戴好，一乘轎，着個從人，運送到江老家裡來。江老夫妻接着轎子，曉得是顧家送女兒回家，心裡疑道：爲

何叫、他、獨、自、個、歸、來、問、道、提、控、在、家、麼、從、人、道、提、控、不、得、工、夫、來、多、多、拜、上、阿、爹、這、幾、時、有、慢、丫、小、娘、子、今、特、送、還、府、上、江、老、見、說、話、蹺、蹊、反、懷、着、一、肚、子、胎、道、敢、怕、有、甚、不、恰、當、處、忙、忙、領、女、兒、到、裡、邊、坐、了、同、嫗、嫗、細、問、他、這、一、月、的、光、景、愛、娘、把、顧、娘、子、相、待、甚、厚、并、提、控、不、進、房、不、近、身、的、事、說、了、一、遍、江、老、呆、了、一、晌、道、長、要、來、問、個、信、自、從、爲、事、之、後、生、意、淡、薄、窮、忙、沒、有、工、夫、又、是、素、手、不、好、上、門、欲、待、央、個、人、來、急、切、裡、沒、便、處、只、道、你、一、家、和、睦、無、些、別、話、誰、想、却、如、此、行、徑、這、怎、麼、說、嫗、嫗、道、敢、是、日、子、不、好、與、女、兒、

無緣法，得個人解讓解讓便好。江老道且等另揀個日子再送去，又做處愛娘道：「據女兒看起來，這個權控，不是貪財好色之人，乃是个正人君子。我家強要謝他，他不好推辭得，故此權留這幾時，誓不玷污我身。今既送了歸家，自不必再送去。」江老道雖然如此，他的恩德畢竟不曾報得，反住在他家打攪多時，又加添禮物送來，難道便是這樣罷了？還是改日再送去的？是愛娘也不好阻當，只得憑着父母說罷了。過下兩日，江老夫妻做了些餅食，買了幾件新鮮物事，辦着十來个盒盤，一罈泉酒，催个擔夫挑了，又是一

乘轎擡了女兒，畱下嫫嫫，有家。江老自家伴送，邁飯家來。提控迎着江老，江老道其來意。提控作色道：「老丈難道不曾問及令愛來，領某心事，唯天可表。老丈何不見諒如此，此番決不敢相畱。盛惠毋領，令愛不及款接。原轎請回，改日登門拜謝。」江老見提控詞色嚴正，方知女兒不是誑語。連忙出門，止住來轎，叫他仍舊擡回家去。提控畱江老轉去茶飯。江老也再三辭謝，不敢叨領。當特別去。提控轉來，受了禮物，出了盆盤，打發了脚擔錢，分付多謝去了。進房對娘子道：「江老今日復來之意，娘子道：『這個便老沒正經，難道』」

老成之見
忠厚之心

前番不諧，今番有再諧之理，只是難爲了愛娘。又來一番，不曾會得一會去。提控道：「若等他下了轎，接了進來，又多一番事了。不如決絕回頭了，的是這老兒真誠，却不見機。既如此，把女兒相嫁。此後往來到也，要稀疎了些。外人不知，就裡惹得造下議論來，反害了女兒終身。是要好成歡了娘子道：說得極是。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與江家往來得密了。那江家原無甚麼大根基，不過生意濟楚。自經此一番橫事剝削之後，家計蕭條下來。自古道：人家天做運來，曉撞着就是赴錢的火，燄也似長起來。運退時，撞着就

是折本的，潮水也似退下去。江家悔氣頭裡，連五熱行裡生意多不濟了。做下餅食，常帶五七日不發市，就是餽蒸氣了，餵豬狗也不中。你道爲何如此？先前爲事時不多幾日，只因驚怕了，自女兒到顧家去後，關了一個月多，店門不開。主顧家多生疎，改向別家去，就便拘不轉來。況且窩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聽。別人不管了，交信以爲實，就怕來纏帳。以此生意冷落，日喫日空，漸漸支持不來。要把女兒嫁個人家，思量靠他過下半世，又高不湊，低不就，光陰眨眼，一錯就是論年。女兒也大得過期了。忽一日，一個徽州

商人經過，偶然間瞥見愛娘顏色，訪問隣人，曉得是賣餅江家，因問可肯與人家爲妾否。隣人道：「往年爲官事時，曾送與人做妾，那家行善事，不肯受，還了的。做妾的事，只怕也肯。」徽商聽得此話，去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來說此親事。只要事成，不惜重價。媒婆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愿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個朝奉只在揚州開當中，監大孺人自在徽州家裡，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

亦且路不多遠，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禮？媒婆道：
「過只要事成，不惜重價，你每能要得多少？」那富家心
性，料必勾你每心下的，憑你們討禮罷了。江老夫妻
商量道：「你我心下不割捨得女兒，欲待留下他，遇不
着這樣好主，有心得把與別處人去，多討得些禮錢，
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是必要他三百兩，不
可少了。商量已定，對媒婆說過。媒婆道：「三百兩忒重
些。」江嫖嫖道：「少一釐，我也不肯。」媒婆道：「且替你們說
說看，只要事成後，謝我多些兒。」三個人盡說：「三百兩
是一大主財物，極頂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連二

三百金之物，那里在他心上一說就允，如數下了財禮。揀个日子，娶了過去，開船往揚州。江愛娘哭哭啼啼，自道終身不得見父母了。江老雖是賣去了女兒，心中悽楚，却幸得了一主大財，在家別做生理不題。却說顧提控在州六年，兩考役滿，例當赴京聽考。吏部點卯過，撥出在韓侍郎門下辦事。劾勞，那韓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見提控謹厚小心，儀表可觀也。自另眼看他，時畱在衙前聽候差使。一日侍郎出去拜客，提控不敢擅離衙門左右，只在前堂伺候。歸來等了許久，侍郎又往遠處赴席，一時未還。提控等

得不耐煩、困倦起來、坐在檻上打盹、朦朧睡去、見空中雲端裡黃龍現身、彩霞一片、映在自己身上、正在驚看之際、忽有人蹴他起來、颯然驚覺、乃是後堂傳呼、高聲喝、夫人出來、提控倉惶失措、連忙趨避不及、夫人步至前堂、親看見提控荒遽走出之狀、着人喚他轉來、提控自道失了禮度、必遭罪責、趨至庭中跪倒、俯伏地下、不敢仰視、夫人道、擡起頭來、我看提控不敢放肆、畧把領子一伸、夫人看見道、快站起來、你莫不是太倉額提控麼、爲何在此、提控道、不敢、小吏顧芳、實是太倉人、考滿赴京、在此辦事、夫人道、你認

得我否。提控不知甚麼緣故，摸個頭路不着，不敢答
應一聲。夫人笑道：「妾身非是別人，即是賣餅江家女
兒也。昔年徽州商人娶去，以親女相待。後來嫁與韓
相公爲次房正夫人。亡逝相公立爲繼室，今已受過
封誥。想來此等榮華，皆君所致也。若是當年非君厚
德義，還妾身今日安能到此地位。妾身時刻在心，正
恨無繇補報。今天幸相逢於此，當與相公說知就裡。
少圖報效，提控聽罷，恍如夢中一般。偷眼覷着堂上
夫人，正是江家愛娘。心下道：「誰想他却有這個地位。
又尋思道：「他分明賣與徽州商人做妾了，如何却嫁

得與韓相公方纔聽見說徽商以親女相待這又不知怎麼解說當下退出外來私下偷問韓府老都管方知事體備細當日徽商娶去時節徽人風俗專要鬧房炒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任處所在聞知娶親就携了酒盃前來稱慶說話之間名爲祝頌實半帶笑耍把新郎灌得爛醉方以爲樂是夜徽商醉極講不得甚麼雲雨勾當在新人枕畔一覺睡倒直至天明朦朧中見一个金甲神人將瓜槌撲他腦蓋一下蹴他起來道此乃二品夫人非凡人之配不可造次胡行若違我言必有大咎徽商驚醒覺得頭疼

異常只得扒了起來，自想此夢稀奇，心下疑惑，平日最信的是關聖靈籤，梳洗畢，開個隨身小匣，取出十個錢來，對空虔誠禱告，看與此女緣分何如，卜得個乙戌，乃是第十五籤，籤曰：

兩家門戶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詳了籤意，疑道：「既明說不是姻緣了，又道直待春風，却調琴瑟，難道放着見貨等待，時來不成？」心下一發糊塗，再繳一籤，卜得個辛丙，乃是第七十三籤，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報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得了這籤、想道、此籤說話明白、分明不是我的姻緣、不能到底的了、夢中說有二品夫人之分、若把來另嫁與人、看是如何、禱告過再卜一籤、得了个丙庚、乃是第二十七籤、籤曰、

世間萬物各有主、

一粒一毫君莫取、

英雄豪傑本天生、

也須步步循規矩、

徽商看罷道、籤句明白如此、必是另該有个主、吾意決矣、雖是這等說、日間見他美色、未免動心、然但是有些邪念、便覺頭疼、到晚來走近床邊、愈加心神恍

此商亦有
一段後緣
故決此意
若然然門
行必得奇
測

忽頭疼難支，徽商想道：如此踧踖，要見夢言可據，藝語分明，萬一破他女身，必爲神明所惡，不如放下念頭，認他做個乾女兒，尋個人嫁了他，後來果得富貴，也不可，遂把此意對江愛娘說道：在下方四十餘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況且家中原有大孺人，今揚州典當內又有二孺人，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貌美，故此一時聘娶了來，昨晚夢見神明說：小娘子是個貴人，與在下非是配偶，今不敢胡亂辱莫了。小娘子在下癡長一半年紀，不若認義爲父女，女等待尋個好姻緣配着，圖個往來。小娘子意下何如？江愛娘

聽見說不做妾做女有甚麼不肯處，答應道：「但憑尊意，只恐不中擡舉。」當下起身，插燭也似拜了徽商四拜。以後只稱徽商做爹爹，徽商稱愛娘做大姐。各床而睡，同行至揚州當裡，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託他尋人家的，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尋覓。事正是春初時節，恰好湊巧，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舟過揚州，夫人有病，要娶個偏房，就便伏侍夫人。停舟在關下，此話一聞，那些做媒的如蠅聚，來的何止三四十起，各處尋將出來，多看得不中意，落末有個人說：「徽州當裡有個乾女兒，說是太倉州來的。」模

是徽人行

樣絕美，也是官與人爲妾的，問問也好，其間就有媒婆叨攬去當裡來說元來徽州人有个僻性是烏紗帽紅綉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餘諸事慳吝了，聽見說个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己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个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足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

官船上來，侍郎與夫人看見人物標致，更加禮儀齊備，心下喜歡，另眼看待。到晚雲雨之際，儼然身是處子，一發敬重，一路相處，甚是相得。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應家事，盡屬愛娘掌管。愛娘處得井井有條，勝過夫人在日，內外大小，無不喜歡。韓相公得意，揀个吉日，立爲繼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將江氏入冊報去，請下了夫人封誥。從此內外俱稱夫人了。自從做了夫人，心裡常念先前嫁過兩處，若非多遇着好人，怎生保全得女兒之身。致今日有此享福，那徽商認做乾爺，兀自往來不絕，不必說起。只不

知顧提控近日下落，忽然堂前相遇，恰恰正在門下走動，正所謂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夫人見了顧提控，返轉內房等候侍郎歸來，對侍郎說道：妾身有個恩人，沒路報效，誰知却在相公衙門中服役。侍郎問是誰人，夫人道：即辦事吏顧芳是也。侍郎道：他與你有何恩處？夫人道：妾身原籍太倉人，他也是太倉州吏，因妾家裡父母被盜，扳害得他救解，幸免大禍。父母將身酬謝，堅辭不受，強留在彼，他與妻子待以賓禮，誓不相犯，獨處室中一月，以禮送

傳即身此
可信故此
段轉加感
激不然難
免于疑矣

歸後來過繼與徽商爲女，得育今日，豈非恩人。侍郎
大驚道：此柳下惠魯男子之事，我輩所難。不道掾吏
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不可埋沒了他。竟將其事
寫成一本，奏上朝廷，本內大畧云：

竊見太倉州吏顧芳，暴白寃事，俠骨著于公庭，峻
絕謝私，貞心矢乎暗室。品流雖賤，衣冠所難。合行
特旌，以章篤行。

孝宗見奏大喜道：世間那有此等人，即召韓侍郎面
對，問其詳細。侍郎一一奏知。孝宗稱歎不置。侍郎
道：此皆陛下中興之化所致，應與表揚。孝宗道：

何止表揚其人，堪爲國家所用。今在何處？侍郎道：今在京中。考滿撥臣衙門辦事。孝宗回，顧內侍命查那部裡缺司官。司禮監秉筆內監奏道：昨日吏部上本，禮部儀制司缺主事一員。孝宗道：好好，禮部乃風化之原，此人正好。即御批，顧芳除補。吏部知道。韓侍郎當下謝恩而出。侍郎初意，不過要將他旌表一番，與他个本等職銜。夢裡也不料聖意如此嘉獎，驟與殊等美官，真个喜出望外。出了朝中，竟回衙來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也自歡喜不勝，謝道：多感相公爲妾報恩，妾身萬幸。侍郎看見夫人歡喜，心下愈加快。

活忙叫親隨報知顧提控，提控聞報，猶如地下墜天，還服着本等衣服，隨着親隨進來先拜謝相公。侍郎不肯受禮道：「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體制，且換了冠帶謝恩之後，然後私宅少敘，不遲。」須臾便有禮部衙門人來伺候，伏侍去到鴻臚寺報了名次。早午門外謝了聖恩，到衙門到任，正是：

昔年蕭主吏

今日叔孫通

兩翅何曾異

只是錦袍紅

當日顧主事完了衙門裡公事，就穿着公服，竟到府私宅中來拜見侍郎。顧主事道：「多謝恩相提携，在

皇上面前極力薦舉，故有今日。此恩天高地厚，韓侍郎道此皆足下陰功，浩大以致聖主寵眷，非常得此殊典。老夫何功之有？拜罷。主事請拜見夫人，以謝推許大恩。侍郎道：賤室既忝同鄉，今日便同親戚，傳命請夫人出來相見。夫人見主事，兩相稱謝，各拜了四拜。夫人進去治酒，是日侍郎款待主事，盡歡而散。夫人又傳問顧主事離家在幾時，父母的安否，下落。顧主事回答道：離家一年，江家生意如常，却幸平安無事。侍郎與顧主事商議，待主事三月之後，給个假限回籍，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夫婦。顧主事領命，果然給

假衣錦回鄉，鄉人無不稱羨。因往江家拜候，就傳見消息。江家喜從天降，主事假滿，携了妻子回京。復任就分付二號船裡，着落了江老夫婦，到京相會。一家歡欣無極。自此侍郎與主事通家往來，儼如伯叔子姪一般。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愈加親密，自不必說。後來顧主事三子皆讀書登第，主事壽登九十五歲，無病而終。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所以奉勸世間行善，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有詩爲證。

美色當前誰不慕，

况是酬恩去復來。

若使偶然通一笑，

何緣椽吏入容臺。

二刻驚奇卷之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刺命

詩云 一陌金錢便返魂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佛力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多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這首詩乃是令狐謨所作，他隣近有個烏老家，資巨萬，平時奸貪不義，死去三日，重復還魂，問他緣故，他說死後虧得家裡廣作佛事，多燒楮錢，冥官大喜，所以放還，令狐謨聞得大為不平道：「我只道只有陽世，

造業者得
在此

間貪官污吏受財枉法賣富差貧豈知陰間也自如
此所以做這首詩後來冥司追去要治他謗誣之罪
被令狐譔是長是短辨析一番冥司道他持論甚正
放教還竟仍追烏老置之地獄蓋是世間沒分割處
的冤枉盡攆到陰司裡理直若是陰司也如此糊塗
富貴的人只消作惡造業到死後分付家人多做些
功果多燒些楮錢便多退過了却不與陽間一樣沒
分曉所以令狐生不伏有此一詩其定陰司報應一
毫不差的宋淳熙年間明州有個夏主簿與富民林
氏共出本錢買撲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拍生理夏家

出得本錢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經紀管運，盡是林家家人主當。夏家只管在裡頭照本算帳，分些乾利錢。夏主簿是個忠厚人，不把心機提防，指望積下幾年總收利息。雖然零碎支動了些，攏統算着，還該有二千緡錢，多在那里。若把銀算，就是二千兩了。去到林家取討時，林家到店管帳的，共有八個，你推我推，只說算帳未清，不肯付還。討得急了，兩番林家就說出沒行止話來道：「我家累年價辛苦，你家打點得自在錢，正不知錢在那里哩。」夏主簿見說得蹊蹺，曉得要賴他的，只得到州裡告了一狀。林家得知告了，

何不理
家

笑道我家將猫兒尾拌猫飯喫，攪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反是我贏的，遂將二百兩送與州官。連夜叫八個幹僕把簿籍盡情改造，數目字眼多換過了。反說是夏家透支了，也訴下狀來。州官得過了賄賂，那管青紅皂白，竟斷道夏家欠林家二千兩。把夏主簿收監，追比。其時郡中有個劉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劉元八郎。平時最有直氣，見了此事，大爲不平。在人前裸臂揜拳的嚷道：吾鄉有這樣冤枉事，主簿被林家欠了錢，告狀反致坐監，要那州縣何用！他若要上司去告，指我作証，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等。

林家這些沒天理的，個個喫捧到一處，讓一處。林家這八個人，見他如此行徑，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公道上去不得，翻過案來，商量道：劉元八郎是個窮漢，與他些東西，買他口靜罷。就中推兩個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到旗亭中坐定。八郎問道：兩位何故見款？兩人道：仰慕八郎義氣，敢此沽一杯奉敬。酒中說起夏家之事，兩人道：八郎不要管別人家閑事，且只喫酒。酒罷，兩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來，送與八郎道：主人林某曉得八郎家貧，特將薄物相助，以後求八郎不要多管。八郎聽罷，把臉兒漲得通紅，大怒起來。

道你每做這樣沒天理的事，又要把沒天理的東西，
贓污我，我就餓死了，決不要這樣財物，嘆一口氣道，
這等看起來，你每財多力大，夏家這件事，在陽世間，
不能勾明白了，陰間也有官府，他少不得有剖雪處，
且看且看，忿忿地叫酒家過來問道，我每三個喫了，
多少錢鈔，酒家道，算該一貫八百文，八郎道，三個同
喫，我該出六百文，就解一件衣服，到隔壁櫃上解當，
了六百文錢，付與酒家，對這兩人拱拱手道，多謝攜
帶，我是清白漢子，不喫這樣不義無名之酒，大踏步
竟自去了，兩個人反覺沒趣，算結了酒錢，自散了，且

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賄州官收在監裡，一來是好人家出身，不曾受慣這苦，二來被別人少了錢，反閔在牢中，心中氣盡，染了牢瘟，病將起來，家屬央人保領，方得放出，已病得八九分了，臨將死時，分付兒子道：我受了這樣冤恨，今日待死，凡是一向撲官酒坊公店，并林家欠錢帳目，與管帳八人名姓，多要放在棺內，吾替他地府申辨去，纔死得一月，林氏與這八個人，陸陸續續，盡得暴病而死，眼見得是陰間狀准了，又過一個多月，劉八郎在家，忽覺頭眩眼花，對妻子道：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

簿要我做對証，勢必要死，奈我平時沒有惡業，對証過了，還要重生，且不可入歛，三日後不還魂，再作道理，果然死去，兩日活將轉來，拍手笑道：我而今纔得出這口惡氣。家人問其緣故，八郎道：起初見兩個公吏邀我去，走勾百來里路，到了一個官府去處，見一個綠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來，仔細一看，就是夏主簿，再三謝我道：煩勞八郎來此，這里文書都完，只要八郎畧一証明，不必憂慮。我擡眼看見丹墀之下，林家與八個管帳人共頂着一塊長枷，約有一丈五六尺長，九個頭齊齊露出在枷上，我正消遣他，忽報

此處同前
不著

王升殿下吏引我去見過王道夏家事已明白不須說得旗亭喫酒一節明白說來我供道是兩人見招飲酒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對左右嘆道世上却有如此好人須商議報答他可檢他來筭吏稟他該七十九歲王道窮人不受錢更爲難得豈可不賞添他陽壽一紀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出門之時只見那一夥連枷的人趕入地獄裡去了必然細細要償還他的料不似人世間葫蘆提我今日還鬼豈不快活也後來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歲無疾而終可見陽世間有冤枉陰司事再沒有不明白的只是

這一件事，陰報雖然明白，陽世間欠的錢鈔，到底不會顯還得，未爲大暢。而今說一件陽間賴了，陰間斷了，仍舊陽間還了，比這事說來好聽。

陽世全憑一張紙

是非顛倒多因此

豈似幽中業鏡臺

半點欺心沒處使

話說宋紹興年間，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有一個富民，姓毛名烈，平日貪好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計設法，直到得上手纔住，掙得潑天也似人家心，裡不會有一毫止足，看見人家畧有些小罅隙，便在裡頭挑唆，干中取利，沒便宜不做。

與水相投

事其時昌州有一個人，姓陳，名祈，也是個狠心不守
分之人，與這毛烈十分相好，你道爲何？只因陳祈也
有好大家事，他一母所生，還有三個兄弟，年紀多幼
小，只是他一個年紀長成，獨掌家事，時常恐怕兄弟
每大來，這家事須四分分開，要趁權在他手之時，做
個計較，打些偏手，討些便宜，曉得毛烈是個極有算
計的人，早晚用得他着，故此與他往來交好，毛烈也
曉得陳祈有三個幼弟，却獨掌着家事，必有欺心，毛
病他日可以在裡頭看景生情，得些漁人之利，所以
兩下親密，語話投機，勝似同胞一般。一日陳祈對毛

烈計較道：吾家小兄弟們漸漸長大，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我枉替他們白做這幾時奴才，心不甘，伏怎麼處？毛烈道：大頭在你手裡，你把要緊好的藏起了些，不得陳祈道藏得的藏了，田地是露天盤子，須藏不得。毛烈道：只要會計較，要藏時，田地也藏得。陳祈道：如何計較藏地？毛烈道：你如今只推有甚麼公用將好的田他賣了去，收銀子來藏了，不就是藏田地一般。陳祈道：祖上的好田好地，又不捨得賣掉了。毛烈道：這更容易，你只揀那好田地，少些價錢，權典在我這里，目下拿些銀子去用用，以後直等你們

弟兄已將見在田地四股分定了，然後你自將原銀在我處贖了去。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陳祈道：此言誠爲有見，但你我雖是相好，產業交關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纔使得。毛烈道：我家出入銀兩置買田產，大半是大勝寺高公做牙僧，如今這件事也要他在裡頭做個中見罷了。陳祈道：高公我也是相熟的，我去查明了田地寫下了文書去要他着字便了。元來這高公法名智高，雖然是個僧家，到有好些不像出家人處，頭一件是好利，但是風吹草動，有此個賺得錢的所在，他就鑽的去了，所以囊

鉢充盈，經紀慣熟，大戶人家做中做保，到多是用得他着的，分明是個沒頭髮的牙行。毛家債利出入，好此經他的手，就是做過幾件欺心事體，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陳祈因此央他做了中將，田立券典與毛烈，因要後來好贖，十分不典，他重價錢，只好三分之一。做個交易的意思罷了。陳祈家裡田地廣，有非止一處，但是自家心裡貪着的，便把來典在毛烈處做後門。如此一番，也累起本銀三千多兩了。其田足值萬金，自不消說。毛烈放花作利，已此便宜得多了。只爲陳祈自有欺心，所以情愿把便宜與毛烈得了去。

以後陳祈母親死過，他將見在戶下的田產分做四股，把三股分與三個兄弟，自家得了一股。兄弟們不曉得其中委曲，見眼前分得均平，多無說話。過了幾時，陳祈端正起贖田的價銀，徑到毛烈處取贖。毛烈笑道：「而今這田却不是你獨享的了。」陳祈道：「多謝主見高妙，今兄弟們皆無言可說，要贖了去，自管隨將原價一一交明。」毛烈照數收了，將進去交與妻子張氏藏好。此時毛烈若是個有本心的，就該想着出的本錢原輕，收他這幾年花息，便宜多了。今有了本錢，自該還他去，有何可說？誰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

本公者人
亦無字

道這田總是欺心來的，今贖去獨吞，有好些放不過。他就起個不良之心，出去對陳祈道：原契在我拙荆處，一時有些身子不快，不便簡尋，過一日還你罷。陳祈道：這等寫一張收票與我。毛烈笑道：你曉得我寫字不大便當，何苦難我。我與你甚樣交情，何必如此。待一二日間，審出來就送還罷了。陳祈道：幾千兩往來，不是取笑，我交了這一主大銀子，難道不要討一些把柄回去。毛烈道：正爲幾千兩的事，你交與我了，又好賴得沒有不成，要甚麼把柄。老兄忒過慮了。陳祈也托大道：是毛烈平日相好，其言可信，料然無事。

隔了兩日，陳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毛烈還推道：「一時未尋得出。」又隔了兩日去取，毛烈躲過，竟推道不在家了。如此兩番，陳祈走得不耐煩，再不得見毛烈。之面纔有些着急起來，走到大勝寺高公那里去商量。要他去問問毛烈下落。高公推道：「你交銀時，不曾通我知道，我不好管得。」陳祈沒奈何，只得又去伺候毛烈。一日撞見了，好言與他取券。毛烈冷笑道：「天下欺心事，只許你一個做你。將衆兄弟的田，偷典我處。今要出去自吞，我便公道欺心，再要你多出兩千，也不爲過。」陳祈道：「原只典得這些，怎要我多得？」毛烈道：

毛烈語矣
以之虛陳
勢亦快

不與我，我也不還你券，你也管田不成。陳祈大怒道：前日說過的說話，怎到要詐我起來？當官去說，也只要的。我本錢，毛烈道：正是。當官說不過時，還你罷了。陳祈一念之氣，歸家寫張狀詞，竟到縣裡告了毛烈。當得毛烈預先防備這着的，先將了些錢鈔去尋縣吏丘大，送與他了。求照管此事。丘大領諾，比及陳祈去見時，丘大先自裝腔了，問其告狀本意。陳祈把寔情告訴了一遍。丘大只是搖頭道：說不去許多銀兩交與他了，豈有沒個執照的理？教我也難幫襯。你陳祈道：因為相好的，不防他欺心，不會討得執照。

今告到了官，全要提控說得明白。丘大舍糊應承了，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送了此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到得兩家聽審時，毛烈把交銀的事，一口賴定。陳祈其定一些執照也拿不出，知縣聲口有些向了毛烈。陳祈發起極來，在知縣面前，指神罰呪。知縣道：「就是銀子有的當，官只憑文券，既沒有文券，把甚麼做憑據，斷還得你分明。」一剗混賴，倒把陳祈打了二十個竹篦，問了不合圖賴人罪名，量夾脊杖。這三千銀子，只當丟去東洋大海，竟沒說處。陳祈不服，又到州裡去告，准了。

查閱事等
如此

及至問起來，知是縣間問過的，不肯改斷，仍復照舊。又到轉運司告了，批發縣間一發，是原問衙門，只多得一番紙筆，有甚麼相干，落得費壞了脚手，折掉了盤纏，毛烈得了便宜，暗地喜歡。陳祈失了銀子，又喫打喫斷，竟沒處伸訴，正所謂

渾身似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欺心又遇狠心人

賊偷落得還賊沒

看官，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瞞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也是天有眼力，處却是毛烈如此欺心，難道銀子這等好使的，不成，不要性急，還

此時亦知
漸神乎

有話在後頭，且說陳祈受此冤，在沒處叫撞天屈，氣忿忿的無可擺佈，宰了一口猪，一隻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左近邊有個社公祠，他把福物拿到祠裡擺下了，跪在神前道：小人陳祈，將銀三千兩，與毛烈贖田，毛烈收了銀子，賴了券書，告到官司，反問輸了小人，小人沒處申訴，天理昭彰，神目如電，還是毛烈賴小人的，小人賴毛烈的，是必三日之內，求個報應，扣了幾個頭，含淚而出，到家裡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來對他道：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東嶽行宮，訴告，自然得理。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

二刻書云
卷之三
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竟望東嶽行宮而來，進得廟門，但見

殿宇巍峩，威儀整肅，雕婁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九幽，直同耳畔，草叅亭內，爐中焚百合明香，祝獻臺前，案上放萬靈杯，玆夜聽泥神聲，喏朝聞木馬號嘶，比岱宗具體而微，雖行館有呼，必應，若非真正冤情事，敢到莊嚴法相前。

陳祈啣了一天怨忿，一步一拜，拜上殿來，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照依在社神面前時，一樣表白了一遍，只聽得幡帷裡面，彷彿有人聲到耳朵內道：「可到夜

平素坎心
若亦宜其
註

間來，陳祈喫了一驚，曉得靈感，急急站起，走了出來。候到天色晚了，陳祈是氣忿在胸之人，雖是幽暗陰森之地，並無一些畏怯，一直走進殿來，將黃紙狀在燭上，點着火燒，在神前燒化了，照舊通誠拜禱已畢，又聽得隱隱一聲道：「出去。」陳祈親見如此神靈，明知必有報應，不敢再賣，悚然歸家。此時是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陳祈時時到毛烈家邊去打聽，過了三日，只見說毛烈死了，陳祈曉得蹊蹺，去訪問隣舍間，多說道：「毛烈走出門首，撞見一個着黃衣的人，走入門來，揪住毛烈，奔脫望裡面飛也似跑，口裡喊道：『有个

黃忝人捉我多來救救說不多幾句倒地就死從不見死得這樣快的、陳祈口裡不說、心裡暗暗道、是告的陰狀有應、現報在我眼裡了、又過了三日、只見有人說大勝寺高公也一時卒病而死、陳祈心裡疑惑、道高公不過是原中也死在一時、看起來莫不要陰司中對這件事麼、不覺有些恍恍惚惚、走到家裡、就昏暈了去、少頃醒將轉來、分付家人道、有兩個人追我去對毛烈事體、聞得說我陽壽未盡、未可入殮、你們守我十來日、着、敢、怕、還、要、轉、來、分、付、畢、即、倒、頭、而、臥、口、鼻、俱、已、無、氣、家、人、依、言、不、敢、妄、動、呆、呆、守、着、自

不必說且說陳祈隨了來追的人竟到陰府果然毛烈與高公多先在那里了一同帶見判官判官一點名過了問道南嶽發下狀來毛烈賴了陳祈三千銀兩這怎麼說陳祈道是小人與他贖田他親手接受後來不肯還原券竟賴道沒有小人在陽間與他爭訟不過只得到南嶽大王處告這狀的毛烈道判爺休聽他胡說若是有銀與小人時須有小人收他的執照判官笑道這是你陽間哄人可以借此厮賴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陰間只憑這個要甚麼執照不執照毛烈道小人其實不曾收他的判官叫取業鏡

所以陰司公道

過來、旁邊一個吏、就拿著銅盆、大一面鏡子來、照著毛烈、毛烈、陳祈、與高公三人、一齊看那鏡子裡面、只見裡頭、照出陳祈、交銀、毛烈、接受、進去、付與妻子、張氏、張氏、收藏、是那日光、景、宛然、見在、判官、道、你看我、這里、可是、要甚麼、執照的、麼、毛烈、沒得、開口、陳祈、合著、掌、向空、裡、道、今日、纔、表明、得、這件事、陽間、官府、要他、做、甚麼、幹、高公、也道、元然、這銀子、果然、收了、却是毛大哥、不通、當下、判官、把筆、來、寫了、些、甚麼、就帶了三人、到一個、大庭、內、只見、旁邊、列着、兵衛、甚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麼、人、遠望、去、是、冕旒、袞袍、的、王者

此處騙不過了心不
虧欺也

判官走上去說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叫取枷來，將毛烈枷了，口裡大聲分付道：「縣令聽決不公，削去已後官爵，縣吏丘大火焚其居，仍削陽壽一半。」又喚僧人智高問道：「毛烈欺心事，與你商同的麼？」智高道：「起初典田時，曾在裡頭做交易中人，以後事体多不知道，又喚陳祈問道：「贖田之銀，固是毛烈要賴欺心，將田出典的緣故，却是你的欺心。」陳祈道：「也是毛烈教道的。」王者道：「這個推不得，與智高僧人做牙僧，一樣該量加罰治，兩人俱未合死，只教陽世受報。」毛烈作業尚多，押入地獄受罪。說畢，只見毛烈身邊就有許

遺券呈遞
則可憐
不足惜也

多牛頭夜叉手執鐵鞭鐵棒趕得他去毛烈一頭走
一頭哭對陳祈高公說道吾不能出頭了二公與我
傳語妻子快作佛事救援我陳兄原券在床邊木箱
之內還有我平日貪謀強詐得別人家田宅文券共
有一十三紙也在箱裡可叫這一十三家的人來一
一還了他以減我罪二公切勿有忘陳祈見說着還
他原契還要再問個明白一個夜叉把一根鐵棍在
陳祈後心窩裡一擣喝道快去陳祈慌忙縮退颯然
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只見妻子坐在床沿守着問他
時節已過了七晝夜了妻子道因你分付了不敢入

歟况且心頭溫溫的、只得坐守、幸喜得果然還魂轉
來、畢竟是毛烈的事對得明白否、陳祈道、東嶽真個
有靈陰間真個無私、一些也瞞不得、大不似陽世間
官府沒清頭沒天理的、因把死後所見事件、條細說
了一遍、抖搜了精神、坐定了性子、一回先叫人到縣
吏、丘大家一看、三日之前、已被火燒得精光、止燒得
這一家火就息了、陳祈越加敬信、再叫人到大勝寺
中、訪問高公、看果然一同還魂、意思要約他做了証
見、索取毛家文券、人回來說、三日之前、寺中師徒已
把他茶毗了、說話的、怎麼叫做茶毗、看官、這就是僧

家西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鬧雜的，總是我們華言，化也。陳祈見說高公已火化了，喫了一大驚，道：他與我同在陰間，說陽壽未盡，一同放轉世的，如何就把它來化了，叫他還魂在何處？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怎麼收場？陳祈心下忐忑，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看見了毛家兒子，問道：尊翁故世家中有甚麼影響否？毛家兒子道：爲何這般問及？陳祈道：在下也死去七日，到與尊翁會過一番來，故此動問。毛家兒子道：見家父光景何如？有甚說話否？陳祈道：在下與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只因不還我典田文書，有這些爭訟，昨

日到虧得陰間對明說文書在牀前木箱裡面，所以今日來取毛家兒子道文書，便或者在木箱裡面，只是陰間說話，誰是証見，可以來取陳祈道，有到有個証見，那時大勝寺高師父，也在那裡，同見說了一齊放還魂的，可惜他寺中已將他身屍火化，沒了個活証，却有一件可信，你尊翁還說另有一十三家文券，也多是來路不明的田產，叫還了這一十三家，等他受罪輕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這須是我造不出的毛家兒子聽說有些呆了，你道爲何元來陰間業鏡照出毛妻張氏同受銀子之時，毛氏在陽間恰像

做夢一般也。夢見陰司對理之狀，曾與兒子說過，故聽得陳祈說着陰間之事，也有此道是真的了。走進去與母親說知，張氏道：「這項銀子委實有的，你父親只管道便宜了他，勒措着文書不與他，意思還要他分外出些加添，不道他竟自己去告了官，所以索性一口賴了。又不料死得這樣咤異，今恐怕你父親陰間不寧，只該還了他。」既說道：「還有一十三紙等明日一總查將出來，逐一還罷。」毛家兒子把母親說話對陳祈說了，陳祈道：「不要又像前番回了明日漸漸賴皮起來，此關係你家尊翁陰間受罪，非同陽間見戲的。」

天猶不乃
處死子屍

毛家兒子道：「這個怎麼還敢陳祈當下自去了？」毛家兒子開了門進來，到了晚間，聽得有人敲門，開出去，却又不見，開了又敲得緊，問是那個，外邊厲聲答道：「我是大勝寺中高和尚，爲你家父親，賴了典田銀子，我是原中人，被陰間追去做証，見放我歸來，身屍焚化，今沒處去了，這是你家害我的，須憑你家裡怎麼處我。」毛家兒子慌做一團，走進去與母親說了，張氏也怕起來，熬了火，同兒子走出來，聽聽外邊越敲得緊了，道：「你若不開門，我門縫裡自會進來。」張氏聽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聲音，硬着膽回答道：「曉得有果。」

師父了而今既已如此教我們母子也沒奈何，只是
做些佛事，超度師父罷。外邊鬼道我命未該死，陰
不肯收留，還有世數未盡，又去脫胎做人，不得隨
追薦陰功也無用處，直等我世數盡了，纔得托生。
此時叫我在那裡好，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開去了。
毛家母子只得燒些紙錢，奠些酒飯，告求他去。鬼道
叫我別無去處，求我也沒幹。毛家母子沒奈何，只得
獨踟躕過了一夜。第二日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
場。一來追薦毛烈，二來超度這個高公。母子親見了
這些異樣，怎敢不信，把各家文券多送去，還了。誰知

請林于今
奪得心痛
井前之受
疾皆刺絕
絕

陳祈自得了文券之後，忽然害起心痛來，一痛發便待死去，記起是陰中被夜叉將鐵棍心窩裡擣了一下之故，又親聽見王者道陳祈欺心，陽世受報曉得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個兄弟來把毛家贖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却是心痛仍不得止，只因平日掌家時，除典田之外，他欺心處還多，自此每一遭痛發，便去請僧道保禳，或是東嶽燒獻，年年所費不計其數，此病隨身終不脫休，到得後來家計到比三個兄弟消耗了那毛家也，爲高公之鬼，不得離門，每夜必來擾亂，家裡人口不安，賣掉房子，搬到別處，鬼

新編
卷五
第五
回

也隨着不捨，只得日日超度，時時齋醮，以後看看聲音遠了些，說道：「你家福事做得多了，雖然與我無益，時常有神佛在家，我也有些不便，我且暫時去去，終是放你家不過的。」以後果然隔着幾日纔來，這里就做法事退他，或做佛事度他，如此纏帳多時，支持不過。毛家家私也逐漸消費下來，以後毛家窮了，連這些佛事法事多，做不起了。高公的鬼也不來了，可見欺詐之財，沒有得與你入己受用的。陰司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這兩家顯報，自不必說。只高公僧人貪財利，管閑事，落得陽壽未終，先被

焚燒雖然為此，豈破了毛氏一家，却也是僧人的果報了。若當時徒弟們不燒其尸，得以重生，畢竟還與陳祈一樣，也要受些現報。不消說得的人生作事，豈可不知自省。

陽間有理沒處說，陰司不說也分明。
若是世人終不灰，方可橫心自在行。
又有人道這詩未盡，番案一首云：

陽間不辨到陰間，陰間仍舊判陽還。
縱是世人終不灰，也須難使到頭頑。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六終